



傑克遜·波洛克《月女切圓》。

大透明者 延伸第四次元

此後，超現實主義者不再從希臘神話中獲取靈感，而是由超現實主義異見者的領軍人喬治·巴代伊 (George Bataille) 創立了首個神話人物——無頭者。它代表一種反對理想主義的哲學和一種從理性解脫的人性。無頭者的出現，象徵着超現實主義進入全新階段。「無頭者就如一個人，從自己的身體中掙脫出來，代表能夠擺脫理性或自我的枷鎖，表現出無意識及非理性的狀態。」因此，在展區的第五部分「無頭者」中，可以看到這部分的作品不少以愛慾為主題，呈現無面孔或無頭的女性形象，例如賀內·馬格利特的《強暴》，赤裸的身體取代了原本的面孔。「當中暗示了超現實主義者的愛情觀，他們認為愛情是絕對的自由，不被道德或理性束縛，甚至帶有一點危險性。」

直到1947年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，美國文化藝術發展蓬勃，甚至可與法國一較高下。布勒東回到巴黎，舉辦名為「超現實主義1947」的展覽，標誌超現實主義運動回歸歐洲，並首次展出傑克·埃勞 (Jacques Héroul) 的立體作品《大透明者》，它結合了法國作家維克多·雨果 (Victor Hugo) 對詩人、藝術家和外星生物的想像而構成。「超現實主義者對『透明』及外太空事物非常着迷，他們覺得『透明』擁有神秘特質，可以穿越外在內在的空間，所以『大透明者』可以延伸至人類未能觸及的第四次元空間。」胡佩珊說。

■安德烈·馬松的《迷宮》。

展覽詳情
日期：由即日起至9月15日
地點：香港藝術館2樓專題廳

超現實大師級藏品



■馬克斯·恩斯特
的《奇美拉》。

受到疫情影響，籌備近三年、由香港藝術館及巴黎龐比度中心聯合策劃的「超現實之外——巴黎龐比度中心藏品展」早前終於開幕，逾百件超現實主義大師級之作

呈現眼前，帶領觀眾回溯超現實主義的誕生及發展。藉着此次展覽，我們可了解一百年前的戰後時期，人民的內心正經歷創傷，文人及藝術家如何提出建構超現實主義，為世界帶來嶄新視野。

文：朱慧恩

部分圖片由香港藝術館提供



■傑克·埃勞的
《大透明者》。



■喬治歐·德·基里
訶的《兩個人像》。

降臨 香港 藝術館



■超現實主義部分展覽現場。朱慧恩攝

是次展覽由研究超現實主義領域的權威、巴黎龐比度中心國立現代藝術館副總監戴迪亞·歐登傑 (Didier Ottinger) 策劃，談到策展理念時，歐登傑表示以神話角度出發，以不同年代的作品貫穿超現實主義的發展歷程，向觀眾呈現超現實主義作品的美學特點，以及重要的發展歷史。展覽由巴黎龐比度中心借出117件經典之作來港展出，除了畫作及攝影作品外，也有甚具代表性的文獻資料及雕塑作品。

超現實主義溯源

今次展覽共分為八個部分，由超現實主義的起源，往後發展到它與神話人物之關係，到最終以一個穿越生死的宇宙信使「大透明者」的形式出現，觀眾可以從展覽的不同部分一窺超現實主義的發展及演變。展覽的序章「巴黎之夜」拉開帷幕，由一批黑白城市風景照片帶領觀眾徐徐進入超現實主義的誕生之地——巴黎。「照片捕捉了巴黎的大街及咖啡館，特別之處在於當時許多超現實主義者如布勒東，在巴黎的咖啡館或酒

吧進行了許多討論。」香港藝術館館長（學習及國際項目）胡佩珊介紹。這位名為布拉賽 (Brassai) 的攝影師，拍下連接咖啡館及酒吧的街頭小巷，觀眾隨着布拉賽鏡頭下的巴黎城景，正式進入探索超現實主義發展的旅程。

神話是超現實主義藝術不可或缺的元素，當時的藝術家尤愛從希臘神話中的怪獸獲取靈感，以怪獸隱含的象徵意義作為創作元素，賦予神話人物嶄新的意義。例如第三部分的「奇美拉」及第四部分的「牛頭怪」。奇美拉是泰坦時期一隻具有獅子頭、山羊身、蛇尾巴的怪物，「它被形容為對現實主義及理想法則的一個模範，與超現實主義者提出的否定理性力量很匹配。所以他們以奇美拉作為圖騰。」像拼貼、或是混合形體是超現實主義藝術發展時期一個明顯的標誌。展覽第四部分名為「牛頭怪」，牛頭怪是人與牛交合所誕下的怪物。牠被囚禁在迷宮中，而迷宮指涉結構複雜的建築，也象徵由情感和激情主導、能引起非理性的衝動思想。「牛頭怪作為超現實主義的象徵，背後潛藏多重意義。超現實主義者喜歡用牛頭怪訴說戰爭對人類的傷害。或者自己受到的創傷，並如何從創傷中釋放自己的無意識。」胡佩珊解釋。